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二十二卷 鳳仙娘巧制遊仙曲 薄命女悲題絕命詞

話說彰陽廳離城三十里，有個鄧家堡，這土堡裡頭，共有二三百有家，一二千男女人口，一古腦兒都是姓鄧，不作興有第二個姓兒。濫廁其間，這還是聚族而居的意思。這鄧家堡裡最闊的是叫做鄧子通，做過一任華州司馬。所生一子、一女，那兒子叫做龍官，那女兒小名兒喚做鳳奴。那鳳奴小姐姿色倒還平常，原來內才卻是一等。詩文詞曲、書畫琴棋無所不會，無不精通，有女才子之稱。可知那一個不慕鳳奴小姐的名。大凡年紀相仿沒有對親的小官，那一個不想攀這頭好親事呢？若說這鳳奴小姐的才華，做書的也形容不來。只記得她有套曲子名叫做「遊仙夢」，共是十三套，最是傳誦一時，大江南北直達皇都，一般負名才子，公子王孫，無不慕其丰采，想一見為幸。做書的，不要傳這鳳奴小姐則已，若要傳這鳳奴小姐，這十三套「遊仙夢」曲，不得不寫在這兒，列位看了若是知音的，自然愛不釋手哩，若是馬馬糊糊不懂這門子的調調兒，只怕也覺著字句清新，玲瓏可愛呢。 遊仙夢曲一十三支

第一支金蕉葉愁長恨長天，樣大門庭怎故就其間，有話難詳，天天天，怎的我老，相公一時無恙。

第二支小蓬萊八十身為宰相，如今幾個時光，猛然惆悵，丹青易老，舟楫難藏。

第三支勝如花寒窗苦滯，選場瘦田中，蹇驢來往。猛然間，撞入卿門平白地，天門看榜命直著。簸箕無狀，手爬沙，去開河運糧，手提刀去胡沙戰場，險些兒劍死去陽，貶炎方受瘴，又富貴，八旬之上；算從前，勞役驚傷；到如今，疾病炎殃。

第四支勝如花你年邁過自度量，說採戰混無修養，為朝廷處理陰陽，自體上不知消長，這一病可能停當。老夫人言詞太搶，老相公尊性兒斷強，俺孝順兒郎，爹爹揀口兒，咱盡情供養。服了藥，進些無恙。算從前，勞役驚傷；到如今，疾病炎殃。

第五支滴溜子驃騎的，驃騎的，駕前排。當領聖旨，御醫前往，直到平章宅上，他病患有干係，無虛誑，俺比他富貴，無聊百寮之上。

第六支榴花泣書生何德，毫髮聖恩光垂老病，賜仙方。微臣要掙挫，做姜公望，八旬外恁的郎。當天恩敢忘？原來生做鬼，也向丹墀，傍保家門。全仗高公紀功勞，借重同堂。

第七支急板令盡餘生丹心，注香盼階前，斜陽寸光，待親題奏章。便戰戰兢兢寫不成行，你整整齊齊記了休忘。從今後，大古裡分張，窮富貴在何方。

第八支急板令老天把相公命亡，老爺爺俺天公壽喪，且立起容堂，且立起容堂。把一品夫人哭在中央。列位官生哭在邊旁。從今後，大古裡分張，窮富貴在何方。

第九支二郎神難訓想，眼根前不盡的繁華，想當初，是打從這枕兒裡去，枕兒內有路，分明留去向。向其間朽滾，影兒歷歷端詳。難道這一惺惺都是謊，怎叫人不要護著這枕兒，心快忽突，帳六十年光景，熟不的半米黃粱。

第十支玉鶯啼你堂餐多飽，鼻尖頭還新廚飯香。可知的，這黃粱是水火句。當好枕兒邊問你，那崔氏糟糠，可還挑黃粱，半箸與你兒郎養，終不然，水米無交，早滾熟了山河半餉。你希迷想，怎不抱來時路，玉真重訪。

第十一支御林風風流帳，難算場；死生情，空跳浪，埋頭午夢人，胡撞剛。等得花陰過窗，雞聲過牆，說什麼張燈吃飯才停當，罷了功名身外事，似黃粱浮生，黍米都付與滾鍋湯。

第十二支啄木兒成驚慌忒匆忙，敲破了枕函，我也無伎倆，可知你雖然寐語捱星怕，猛然間，舊夢游揚，你果然比黃蓮苦辣，能供養比餐，刀痛澀，能回向，也要請個盟證，先生和你議久長。

第十三支滴溜子跟師父，跟師父，山悠水長，那證盟的，證盟的，他何人？那方不離了邯鄲道上，一匝眼，煮黃粱鍋未響，六十載光陰，啞好是忙。尾聲俺識破了也，求仙日夜忙，啞這個小庵兒，喚做蓬萊方丈，待你熟黃粱，又把俺一枕遊仙耽誤的廣。

這一套「遊仙夢」曲是鳳奴小姐的平生第一個快心的筆墨。真是設詞命意，飄飄欲仙。因此她自題個外號，叫做「小遊仙子」。哎！這位小姐文才是超一流的，但是品行上頭，不免落了俗套。就是老底子的許多野蠻小說上的，像是才子佳人。這一句話也信奉的甚麼似的。她既然這麼著的一位佳人，少不得要乾些風流掌故，她便對針了。「落難書生中狀元，私訂終生大團圓。」這一十四個大字，所以就落了俗了。做書的曾說：大凡女子家，憑你有了才情姿色，一經白璧上遭了微瑕，便是才不才，佳不佳了。這位鳳奴小姐在做書的愚見看來，就所謂不才、不佳的一流人物了。列位若不相信，請看下文的故事便了。雖然埋沒她的才情，也不是愛才如命的人的作為。所以這套「遊仙夢曲一十三支」便替她編入這部「官場秘密史」裡頭。這「官場秘密史」原來有個規例，憑你有十分好的尺牘詞章，不許纂人落了別的小說書的俗套，唯有這個卻實在免不來，只得破例了。做書的，待這位鳳奴小姐，也算得至矣盡矣的了。

閒言少敘。且說那鳳奴小姐，有個表兄姓尤，就是第一卷裡的尤心迴尤中書的姪子，這是娘舅家的表兄，叫做味蘭，比鳳奴小姐的年紀大著一歲。還有一個姑母家的表弟，姓白名於玉，卻比鳳奴小姐小著一歲。那味蘭卻是忠厚老成，內才外貌，但都比不上這於玉。原來這白於玉，容姿俊雅，骨裡鳳騷。所以鳳奴小姐同於玉兩個說得投機的，見了味蘭卻有點懼之。那一年，鄧子通做了一任華州司馬，就不高興做官了。回到家裡，看女兒已是十九歲了，應該婚嫁之年了。但是女兒的才名遠大，不肯輕易許人，就在親戚中找個深知底細的兒郎，招個女婿，也是合適的。合當有事，恰好白於玉、尤味蘭一個知道姑丈回家來了，一個知道舅舅回家來了，都特地到來探望。探望猶如約定似的，卻在一個時間到來。

原來白於玉的家離著鄧家堡九十里；尤味蘭卻遠哩，直有三百六十里路。剛好差不多的時間到來，鄧子通非常喜歡，便留在家中住著，卻起了擇婿的意思。豈知，不用你老人家費心，令媛千金早已使著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由權，自己擇定了丈夫了。而且私底下行過夫妻的大禮好些時了。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姑母家的表弟白於玉。而且還有一件不得了的事情，兜在身上。卻是鳳奴小姐自從她老子出去做官了，倒住著姑母家的日子來得比著自己家裡住得多。這會子聽說老子要回來了，日子已定了，所以回到自己家裡等著，回來的不過五七天罷了。

你道什麼了不得的事情兜在身上呢？說來也極不雅。原來她身上已受了三個月光景的胎氣，原是白於玉的嫡血，正在沒做商量處。豈知她老子鄧子通跑回來，偏偏把這個尤味蘭越看越愛，絕不容商量，竟然把女兒許給他了。也不容他回去，一面寫信給尤味蘭的老子娘知道，一面留住了擇日招贅成親，並且叫白於玉也住著喝杯喜酒。那就不得了哩，做出天翻地覆的事情來了。那鳳奴小姐聽說老子作主，把自己許了尤家表兄，招贅的日期又是很速，但不知老子是什麼意思，尤家、白家二位表兄弟的人品、才情，白家表弟那一件不勝過了尤家表兄呢？一塊在家裡住著。常言道：「不怕不識貨，就怕貨比貨。」難道比較還不懂得，怎配做人家的老子，自由自主替女兒選女婿。

別的都是閒話，就是家計上頭，白家是財主，尤家是個窮讀書人家，或許就是他的叔叔尤心迴名望兒漂亮，總之是個窮官吧。現在雖則在四川捐了候補道，聽說也很不得意，還算得他文名很不差，所以得了個學務上的差事，鑽進了學務一門，苦了他，巴到署個提學使。一來很煩難，二來即使巴到了，也不是發大財的營生，終究是他的叔叔呀，不是他的老子呀，所以做到督撫也不和他相干。我的傻老子敢是為了這一點點鄙陋的思想，所以替奴招個木偶似的女婿嗎？哎！我們中國的同胞姊妹就是這點子的不得自由，不能自己選擇可意的郎君，可不苦楚嗎？別的終究是閒話，倒是肚子裡的一點孽障不得了。正想到這裡，恰好白於玉掩進房來。只見他含著一眶子的眼淚，巍巍浪聲說道：「阿姊，大喜了，那像兄弟比方陌上人一般了。」

鳳奴小姐聽到這裡，不禁一陣心酸，由不得眼淚如同珍珠斷線，往下直流了一臉，顫著聲道：「兄弟，你別把話來坑我，我不

是這般無情薄義的人，只是不能把我的心嘔出來，交給你瞧哩。」白於玉道：「阿姊，你這麼空心湯團教人家吃不得，若是不忘兄弟往日的可憐樣兒時，難道也就這麼著算了。那是尤家嫂子哩，兄弟也不敢了。阿姊，到底兄弟的一塊血肉寄著阿姊肚裡呢！兄弟是可以忘的，將來孩子終究是尤家不肯認帳的。那時，阿姊好做人嗎？」鳳奴小姐一把握了白於玉的手道：「你這孽障要怎樣的坑我呢？我何嘗就算這麼著罷了，叫我那麼著才好呢？無奈只得死了吧。我的好兄弟，親愛的郎君，我一死報答了你，你可容得我的心，明白了嗎？」白於玉道：「阿姊，那便枉是才女了，這點小的事就料不來了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兄弟，你叫我怎樣的料理呢？你若有料理得來的法兒時，快教導我吧。」

白於玉道：「阿姊既然動了一個『死』字的念頭，那便頂容易料理的了。常言道：拚死無大難。倘是就這麼死了，可不合算嗎？萬一僥倖成功，天賜你我的一段良緣，做了地久天長的夫婦，可不是因禍得福，遇難成祥嗎？」鳳奴小姐忙道：「你說怎麼樣才得了呢？」白於玉頓了一頓道：「說不得，說不得。你也決不肯依我的。我說也是徒然，橫豎不在一時三刻的事，且待你把心決了再說吧。」說著，一溜煙跑出房去了。

這時節的鳳奴小姐，竟彷彿癡了似的一般，唯有死的法兒，要算天字第一號無上上策。至於才女的舉動，到了臨死的當兒，終有幾首絕命詞，還且要把存著的文兒、詞兒、詩兒、曲兒的稿兒，須要檢點一番，該留的留的，不該留的刪了。這位鳳奴小姐也少不得張致一會兒。等到更深人靜之際，提起筆來，滴了幾點眼淚放在硯台上，磨成了墨，蘸飽筆墨在花筆上，揮就而成三首絕命詞。這詩果然做得好。做書的既然破了例，少不得也要編在裡頭，使讀書的哀其才而憐其遇，又怒其無狀，更且使野蠻家庭有所感悟：結婚的事體，斷斷不可不使女孩兒家失了自由的特權，以致釀成不可思議的禍端。有才如鳳奴小姐，事到其間也不得然了。就把絕命詞記在下面：

#### 絕命詞

春風入樊圃，徘徊柴荊林。繞樹有幽鳥，相求懷好者。阿儂若微省，三歎感苔岑。時榮慕桃李，累世非獨今。枝幹忽摧折，斧柯誰見尋。靈禽尚無感，何與草木心。瑩瑩桃李花，城東媚春日。掩映瓊玉姿，■麗信無匹。雜沓車馬來，爭慕豔陽質。旋驚蜂蝶希，只覺流光疾。不知弱女心，零落肯相失。無言尚成蹊，含意睇秋實。繁陰易茂樹，群動交飛鳴。奮翔一黃鶴，自謂人無爭。不知婆盧子，百韜猶營營。稻粱淡無慕，鼎鼎潛相傾。冥鴻卻遠引，不諒兒女心。豈徒青雲路，藪澤宜銷聲。

剛要寫第四首，忽聽得房門上輕輕的彈了幾彈，明知是白於玉來了，便放了筆，輕輕的把房門開了，默默無言。白於玉也是默然。拿起那三首絕命詞，呷唔了一回。其實還有幾個字領略不來，便假做在行道：「阿姊，你的心兄弟知道了。至於料理這件事的方法，非凡之容易。」鳳奴小姐不禁歡喜道：「好兄弟，快說呢，快說呢。」要知白於玉說合怎樣的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